

【原乡切片】

游浮龙湖

□孟凡增

晨雾尚未散尽，浮龙湖宛如一块被揉皱的青灰色绸缎，静静地铺展在鲁西南广袤的平原之上。我伫立在湖堤之上，目之所及，薄雾正从如镜的水面缓缓升腾。那雾气，似有若无，渐渐化开，化作一片朦胧的水墨之景。远处的芦苇荡，在雾气的笼罩下，化作了模糊的墨团，仿佛是大自然用淡墨随意勾勒出的轮廓；近岸的荷叶，则如同蘸了淡墨的笔尖，在宣纸上洇染出几簇墨痕，清新而雅致。

租来一条木船，船家是一位少言的老汉。他手持竹篙，轻轻一点，木船便悄无声息地滑了出去。桨声欸乃，在静谧的湖面上回荡开来。湖面被犁开两道月牙形的波纹，又很快愈合如初，仿佛从未被惊扰过一般。这里的湖水清澈见底，一眼望去，能看见尺把深的湖底。水中，一根根笔直的荷梗挺立着，犹如身着绿裙的仙子亭亭玉立。盛夏时节，荷花正开得热烈而奔放。那层层叠叠的花瓣，粉的似霞，白的如雪，在阳光的映照下，闪耀着晶莹的光泽。有的花瓣完全展开，露出嫩黄色的小莲蓬，仿佛在对着湖水微笑；有的还是花骨朵儿，饱胀得似乎马上要破裂开来。微风吹过，荷花轻轻摇曳，散发出阵

阵沁人心脾的清香，令人陶醉不已。还有那碧绿的荷叶，挨挨挤挤的，像一个个大圆盘，将荷花衬托得更加娇艳欲滴。偶尔有晶莹的水珠从荷叶上滚落，“滴答”一声，落入水中，泛起一圈圈小小的涟漪。

“这湖可有年头了。”老汉突然开口，声音如同这湖水一般平静而悠远，“从前这儿是片低洼地，一到雨季就积水成湖，旱季呢，就露出滩涂。后来修了堤坝，才成了现在这般模样。”他说着，竹篙往水下一探，捞起一截枯树枝，上面趴着几只米粒大的螺蛳。我凑近去看，那螺蛳小巧玲珑，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。老汉接着说道：“这湖啊，打我记事起就这么大，可往前数，它比现在大多了。”

老汉的话语，勾起了我对浮龙湖历史的无限遐想。据《单县志》记载，浮龙湖原名“浮岗湖”，因湖畔有浮岗村而得名。早在北魏时期，酈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就提到过这片水域，当时还是蒹葭（古济水支流）的重要水源之一。唐宋时期，这里曾是漕运要道，商船往来如织，帆影点点，一片繁荣景象。明代万历年间，黄河决口改道，大量的泥沙淤积于此，湖面面积逐渐缩小，形成了如今“湖中有岛，岛上有湖”的独特景观。想象着当年漕运的繁



忙，商贾云集的热闹场面，再看看眼前这片宁静的湖水，仿佛穿越了时空，历史与现实在这一刻交融。

“湖水涨落有定数。”老汉的话，又让我想起了浮龙湖的变迁史。这些年，当地政府实施生态修复工程，在湖心岛上种植了大量的芦苇、荷花等水生植物，吸引了成群的候鸟栖息于此。如今的浮龙湖，已经成为一个集自然风光与生态保护于一体的旅游胜地。

午后，我们登上湖心岛。岛上古木参天，郁郁葱葱，仿佛一片绿色的海洋。树龄最长的槐树

已有三百余年历史，它犹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，见证了浮龙湖的风风雨雨。树下有一块残碑，上面依稀可辨“明万历年间”等字样。老汉告诉我，这里曾是湖神庙的遗址，每逢农历六月六，周边百姓都会来此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如今，庙宇虽已不在，但那几块残碑和这棵古槐，依然默默诉说着往昔的故事。

日头西斜，湖面升腾起一层薄薄的雾气，远处的景物又变得朦胧起来。归巢的鸟群掠过水面，翅膀拍打着细碎的水声，宛如一首动听的乐章。老汉收篙靠岸，竹篙往岸边一插，稳稳当当。

上得岸来，见湖堤上坐着几位垂钓的老者，身旁放着塑料桶，里面游着几尾小鱼。他们或闭目养神，或轻声交谈，对周围的喧嚣充耳不闻，仿佛与这湖光山色早已融为一体。

暮色渐浓时，湖面上又升腾起薄雾，远处的景物再次变得朦胧起来。回望浮龙湖，它宛如一位慈祥的老者，静静地卧在平原上，见证着千年的沧桑变迁。从北魏时期的蒹葭古道，到唐宋时期的漕运之乡；从明清时期的鱼米之乡，到如今的生态湿地，浮龙湖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鲁西南发展史。

斗秋山

□刘志坚

我曾是个与鸟雀、小兽抢食野果的小孩，无意之中，在秋天的山野撞见了鸟兽之间野性勃发的缠斗大戏。

秋天的风刚掠过山野，灰喜鹊的翅膀就指引我找到了山坳里的覆盆子，红透了的浆果在深绿色的藤蔓间隐现。我知道，有覆盆子的地方，必有涩李相伴，果然，在不到两米远的梯田地堰上，几株不到三十厘米高的涩李，已擎着黄红相间的樱桃大小的果子。我正要上前与早到的灰喜鹊抢食野果，冷不丁发现一条青蛇正躲在涩李下，尾巴微蜷，半身绷紧，暗暗蓄着力量，冰冷的眼睛死死锁住一只贪吃的鹊儿。那灰喜鹊正啄食涩李果，啄一下歪一下头，却未察觉身后的动静。蛇猛地探身，鹊儿惊起，扑棱着翅膀往长满小刺的覆盆子藤蔓里钻去，撞得浆果簌簌落下。藤蔓上的倒刺让蛇顿了顿，可就这一眨眼的工夫儿，灰喜鹊早飞远了，只剩覆盆子的甜混着涩李的香在风里缭绕。

山坡酸枣丛下的缠斗更热闹。成熟的酸枣已把五道眉花鼠的颊囊塞得鼓鼓的，它还不肯停歇，直到颊囊装不下了，枣子从嘴角漏出来滚到茅草里，花鼠才往一旁的石缝儿里藏。可它刚转身要走，突然窜出一只黄鼬——细

长的身子贴着地面，眼睛透着杀气，显然是冲着花鼠来的。

花鼠“吱”地叫了一声，没有慌不择路乱窜，转身就往酸枣丛深处钻。黄鼬前爪一扑，却没抓住，反被酸枣满身的刺针扎到尖叫，只得把爪子举到嘴边啃咬，试图把扎进肉里的刺剔出来。花鼠趁此机会，一溜烟儿钻进了狭小的石缝里。缩进去之前，还不忘露个尾巴尖儿，示威般地晃了晃。

黄鼬啃了半天爪子，还是没有把酸枣刺儿啃出来，悻悻地蹭着脚逡巡。这时，酸枣丛里又滚出个刺球——刺猬缩着身子，背上扎着些酸枣，挡在黄鼬身前。黄鼬绕着刺猬转了两圈，却无处下口，试着用另一只没受伤的前爪扒拉刺猬，又被刺猬的尖刺扎得吃痛，只好灰溜溜地离开。

稠李树间的缠斗不在树下在树上。懒惰的短尾蝮蛇缠在枝头守株待鸟，盯着啄食黑色浆果的斑鸠刚要扑，斜刺里飞来一只伯劳鸟，尖喙一下啄在蛇的七寸。蛇吃痛，从枝头摔了下来，伯劳鸟竟叨着蛇尾，径直飞到旁边的刺槐树上，把蛇挂在槐枝的尖刺上——这是伯劳储粮的惯技，蛇倒成了它的“秋膘储备”。

野果幽幽香里，凉秋徐徐风中，蛇在突袭、雀在惊飞，花鼠机敏、黄鼬失算、刺猬固守、伯劳勇武、乌鸦狡黠……把秋山斗了个鲜活生动。

一河泉水绕城流

□段曙光

聊起泉城济南，似乎总绕不开那条缠绕着老城缓缓流淌的护城河。1985年夏，我家搬迁到东护城河附近，自此，我常来护城河畔转悠，还隔三差五沿护城河去黑虎泉群打泉水。久而久之，一份浓郁的护城河情怀在我心中悄然滋生。

作为地道的泉城人，我生命的根须早已深深扎进了这座城。我虽不是史学家，不能详述济南护城河的演变史，但总觉得值得花费心思，拨开岁月之痕，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挖掘出一些素材，找寻护城河的记忆，踏寻先人留下的足迹。

根据我查阅的史料，济南的护城河始建于汉代，由人工挖凿而成，全长6.9公里，是一条全由泉水汇流而成的护城河。屈指算来，这条碧水清波绕城流、记载着济南荣辱兴衰的护城河，身上已带着千百年时光的年轮。

时光雕刻着印记，从民国初的旧影像来看，高大的城墙下，护城河没有砌筑堤岸，河中长满芦苇，十分原生态。不难想象，在漫长的时光长河里，源远流长的泉水不仅滋养着世代泉城人，源于泉水环绕老城流淌的护城河，还作为城墙的屏障，具有重要的战略防御功能。

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，早已改变了济南原有的城市格局，护城河由城外河变成了城中河，其主要功能也由护卫城池转为城市排涝与休闲观光。变化，是历史的常态，不变的是护城河的古老与永恒。无论世事如何变迁，不管经受多少风雨，护城河依旧带着岁月的沧桑与对泉城人的深情，默默地诉说着济南久远的故事，传唱着济南古老的文明，以清晰的历史轮廓凸显于现代城市繁华中。

济南素有泉水甲天下之美誉，且不说南部山区、章丘、平阴、长清、莱芜等地分布着众多泉池，单是老城区内及护城河畔，就星罗棋布着趵突泉、黑虎泉、珍珠泉和五龙潭四大泉群，数百眼泉。清澈甘冽的泉水，从地下源源不断地涌出，汇流成溪水、河流，缠缠绵绵流入大明湖、小清河，奔赴大海而去。古往今来，世世代代的济南人都在泉边享受着上苍赐予的恩泽，守望着泉水带来的幸福。可以说，泉水与济南人的生活息息相关，泉水是济南的靈魂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一座依护城河而建，凝聚园林建筑之精华，集南北风情于一体的环城公园落成，不仅为泉城市民打造了又一处休闲观光的场所，也让古老的护城河仿佛一

下子年轻了千年，为泉城添彩不少。

2010年，护城河全线通航，将四大泉群、泉水湖泊大明湖、解放阁及泉城广场等景点连为一体，水陆互通，构成一条醉人的泉水游览景观带，济南也成为全国唯一可乘船环游历史城区特色风貌带的城市。

天下胜境都是有灵魂的，从环绕旧城的林荫大道拾阶而下，一缕缕凉爽的风扑面而来，喧嚣的城市一下子安静了许多。举目望去，垂柳依依，碧水潺潺，护城河宛如一条绿色项链环绕着老城。漫步河畔，犹如行走在油画中，到处是泉水的叮咚声和闲适的时光，四季不同，感受不一。乘画舫游览护城河，绿水荡波，青藻飘逸，船移景异，河水深处，一片幽蓝，你的影子影影绰绰。在这诗情画意的境地里，你可以在灵动与华美中，感触古老济南的厚重，抚摸当代泉城的秀美，浑然不觉间，心胸变得敞亮，忘却了一切烦扰。

放眼全国，有护城河的城市很多，但只有济南的护城河全部以泉水为源，它古老而典雅的气质是绝无仅有的，只有泉水才能孕育出，无法复制。济南到处翻腾着泉水的欢乐，古老的护城河沐浴着今朝的阳光，因为沧桑反而更具厚重感。